

# 照亮中国天文研究之路的星星

## ——关于《仰望星空——陆埏传》



湘科

“陆埏星”是一颗小行星，本身不发光，当太阳光照耀在“陆埏星”上时就可加大望远镜看到。

2012年2月23日，经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小行星命名委员会批准，编号为91023号的小行星被命名为“陆埏星”，以表彰陆埏对天文学研究做出的杰出贡献。

陆埏长期致力于粒子物理、伽马射线暴（简称“伽马暴”）、脉冲星、奇异星和宇宙学等领域的研究。其中，他最为著名的研究是一些特殊恒星系统演化到最后产生的、能量仅次于宇宙大爆炸的伽马暴。他的研究成果填补了中国在高能天体研究中的空白。

1932年2月，陆埏出生于苏州常熟县。1953年10月，他因为优异的成绩，免考录取到北京大学物理系。陆埏在北京大学受益匪浅，除了知识以外，最重要的是严谨求实的科学作风和创新开拓的精神。

20世纪50年代，国家急需需要原子核物

理方面的人才。陆埏虽然很喜欢理论物理，但考虑到国家需要，他转向学习国家分配的原子核物理专业。但是在之后几十年的工作中，陆埏并没有放弃自己热爱的理论物理研究。

1978年，对全中国来说是不平凡的一年，对陆埏也是意义重大的一年。这一年，陆埏作为代表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被授予全国先进科技工作者称号，他的“基本粒子理论研究”获得全国科学大会重大科技成果奖。

在这里，陆埏还认识了自己的“伯乐”——时任南京大学天文系系主任的戴文赛。戴文赛先生慧眼识英才，将陆埏聘请到南京大学天文系工作。

调入南京大学天文系后，陆埏开始探索、研究崭新的天体物理，并成功完成了科研方向的重大转向。陆埏带领着他的学生主要做出了三项重大科研成果：

在奇异星研究方面，他首次研究奇异物质和奇异星的动力学行为，得出了其具有极高的粘滞性的重要结论。后来，他在奇异星物理方面还做了一些探索工作，凭借“奇异星及其观测效应的研究”获得了1996年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一等奖。

在脉冲星研究方面，陆埏首次提出了一个新概念“代参数”（描述伽马射线级联性质，可以判断哪些脉冲星可能是伽马射线脉冲星）。该参数有助于寻找新的伽马射线脉冲星，也有助于表述脉冲星的伽马射线能谱特

征。这项成果得到了国际天文界的一致公认，并获中国教育部科技进步三等奖。

在伽马暴研究方面，陆埏证实了原来建立的余辉标准动力学模型是不准确的，并指出伽马暴应当起源于大质量恒星的塌缩，与距离平方成反比的介质密度分布正是由伽马暴前身星的大质量恒星所产生的星风形成的。星风模型成为伽马暴主流模型，这些原创性的理论和学说，被国际同行广泛接受和认可。

自1967年人类首次发现来自宇宙太空的伽马暴后，美国等多个国家就立刻着手研究。但是，由于当时无法对伽马暴精确定位从而进行距离测量，导致该领域在随后的近30年里几乎没有取得多少突破性进展。对于中国天文学家来说，直到上世纪90年代初，伽马暴的研究仍处于探索最初期。

当时在国际上普遍流行几种对于伽马暴起源的争论，一部分人认为是黑洞吞噬星体产生的，另一部分认为是两个相互吸引的中子星发生碰撞而产生的。

上世纪90年代，陆埏看准国际天文学特别是高能天体物理领域发展趋势，带领学生组成团队研究伽马暴。在经验缺乏、设备落后等不利条件下，通过不断的观测比较，反复演算，最终得出伽马暴应当起源于大质量恒星死亡时的塌缩过程，根据余辉演化反演得出的暴周环境介质密度与距离平方成反比，验证了这一学说。

好书摘读

## 属于鲁迅的特别的东西

钱理群

很多人问我，读鲁迅作品该读什么？我经常向他们推荐两篇文章。第一篇就是《论“他妈的！”》。“他妈的”是中国的“国骂”，每个人都会骂，不过有的人公开骂，像我这样的人讲文雅，公开场合不会讲，但私下里对讨厌的东西也会说“他妈的”。

这样的“国骂”是不能登大雅之堂的，也从来没有人写文章谈“他妈的”。鲁迅不仅谈了，他还要论，要“考证”“他妈的”作为“国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骂“他妈的”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从晋代，这是鲁迅考证的结果。为什么从晋代开始？晋代有门阀制度，讲究出身，你出身大家族，就什么都有；你出身寒门，就什么都没有。在这种等级制度下，那些寒门出身的人当然对仅凭出身就耀武扬威的大家族子弟非常不满，但又不好也不敢公开反抗。怎么办？只好曲线反抗，你神气活现，不就是有个好妈妈吗？那我就骂“×你妈的”，这就出了一口气，心里也似乎好受一点。

这或许可以说是“迂回胜利”吧，但在鲁迅看来，这是“卑劣的反抗”，是阿Q的“精神胜利法”。这样，鲁迅就从“他妈的”这句“国骂”里发现了两个重要的东西，一个是中国国家体制中的等级制度，另一个就是国民性的弱点，并由此得出结论：只要中国社会还有等级制度存在，就会不断地有“国骂”，有“他妈的”。

跟我写书

## 《劫后“天堂”》之缘起

巫仁恕

关于抗战时期的回忆，我从小到大，听过不少长辈的故事，但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以下三则。我将这三则故事按照时间发生的先后略述之。

第一则故事是苏州沦陷前后的个人历史记忆。本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退休研究员、明清法制史权威学者张师仁先生，他的童年是在苏州度过的。在抗战全面爆发、苏州将要沦陷之际，张老师随着父母亲避难到苏州城郊的乡村。他回忆当时印象最深刻的几件事，其一就是某日在城郊的河道上，目睹一幕凄惨的景象。原来是不知从何处漂来许多门板，门板上有一个半裸的孕妇尸体，肚子已遭剖开。然而，这还不是最凄惨的。接下来的几天，他又看到有位日本军人乘着小船，后面拖着许多门板，上面都是惨死的妇人。日本兵此举显然是来示威。他还说抗战期间有时必须到城里采买民生必需品，在苏州城内商业中心的观前街上，随处可见许多尸体。他觉得那时活得毫无尊严，直到抗战胜利后，才终于能吐出一口怨气，可以抬头挺胸走路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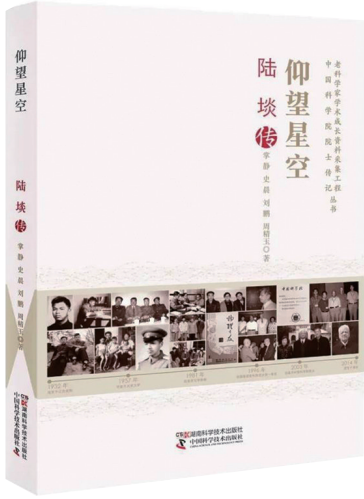
第二则故事是发生在广东一个偏僻的县份兴宁县城。当时日军已经打通粤汉铁路与湘桂铁路的沿线，占领广州及附近重要的大城市，但兴宁县因为不是位居交通要道，没有太大的战略价值而逃过一劫。然而，这并不代表县城里的人就可安稳无忧。家父当时只是个初中生，就读于城郊的中学，他回忆起当时上课的气氛非常紧张，因

为不时有日本的飞机从汕头的机场起飞来空袭县城及县城附近神光山的中国军队营房，所以往往上课到一半，听到空袭警报，就得紧急疏散。

第三则故事是听闻自本所老前辈、著名的近代中国史学者张朋园先生。他说抗战时他在贵阳，1944年底日军发动的“一号作战”已经攻占离贵阳仅有六十里的独山。当时人心惶惶，以为国家将亡，就连要逃到哪里去都不知道。他还记得他的老师上课说：“即使国家亡了，你们还是要记得自己是中国人。”我问老师见过日本兵吗？张老师回答说，他在医院里曾经看过受伤被俘的日本兵，其实他们也不过是十来岁的小孩子。

这三则亲自经历的回忆，反映了战时平民的生活，是逃难、躲避与努力生存；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心态，是恐慌、紧张、无助与绝望。这些故事刺激了我撰写一本从社会生活的角度，来呈现抗战历史专书的念头。

这本书写作的缘起，其实也是很偶然的。笔者的专业领域是明清社会经济史，虽然在服役期间因为接触军事历史档案而引发笔者的兴趣，撰写过一两篇抗战史的论文，但那只能算是玩票性质的习作，难登大雅之堂。一直要到受法国学者安克强教授的邀约，参加了他所主持的蒋经国基金会主题研究计划“动乱中的城市：历史地理信息系统与近代中国的城市生活”，才开启了我研究沦陷区城市生活的一扇窗。同时，也要特别感谢本所的孙慧敏博士，因为她告知我本所收藏有抗战时期苏州的两份报纸。若是没有安克强教授的激励与孙博士



与此同时，他们还提出了伽马暴能源产生自中子星相变成奇异夸克星的机制，避免了以往伽马暴能源模型普遍存在的中子污染困难，并用同一相变机制解释了三类完全不同的高能爆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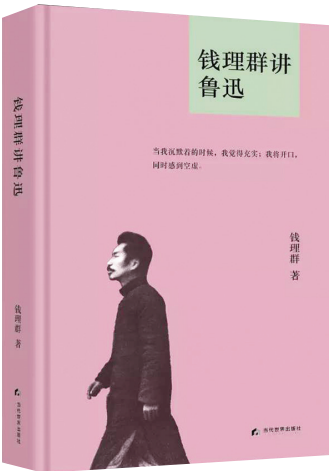
陆埏这些及其一系列相关研究成果，使我国高能天体物理很多方面的研究从无到有，由弱变强，享有盛名，在国际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陆埏也由此获得了2002年度教育部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和2003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2003年，陆埏调入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工作，同年11月，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2014年12月3日，陆埏不幸病逝，享年83岁。

陆埏是一颗星，本身发光的星，他照亮了中国天体物理研究、天文学发展的光明大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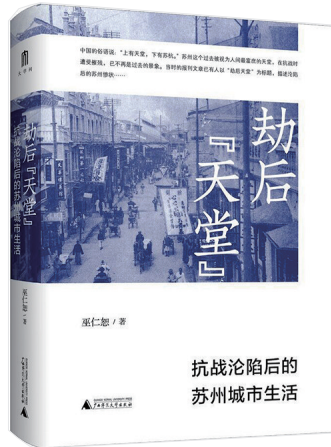
《仰望星空——陆埏传》，掌静 史晨刘鹏 周精玉 著，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了一个梦中的情景：一位老师讲了一个故事：有一户人家生了一个孩子，过满月的时候请亲戚朋友喝酒。一位客人说，这孩子将来要死的，结果招致一顿好打。另一位客人说，这孩子将来要发财升官，得到了众人的欢呼。这就说明说真话要遭打，说假话反而受欢迎。学生问，老师，我既不愿意说假话，但也不愿意说真话被打，那我怎么办？老师对他说，你就这么回答吧：“哎呀，这孩子，你瞧他多么……哈哈哈哈哈……”

文章中提出了三种说话方式：第一种，按照事实说话，说真话；第二种，按照别人的需要说话，说假话；还有一种，就是说模棱两可的话。我们每个人，每天都面临着这三种选择，但谁也不去想它，不敢去正视它。但是鲁迅正视了，想了，还严肃认真地提出来了。鲁迅的特别就在这里。

（本文节选自钱理群著《钱理群讲鲁迅》，当代世界出版社出版）



提供的史料，这本书根本无法问世。

过去笔者主要从事的是明清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江南地区是很重要的研究重心，尤其苏州更是江南研究的核心。我对明清的苏州算是比较熟悉，当参加安克强教授的研究计划时，自然就选择以民国时期的苏州作为研究对象。中国的俗语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苏州这个过去被视为人间最富庶的天堂，在抗战时遭受摧残，已不再是过去的景象。当时的报纸刊登已有入以“劫后天堂”为题，描述沦陷后的苏州惨状。

或许有读者看到本书部分内容，尤其是提到苏州沦陷后的休闲服务业更盛于战前，会误以为笔者是企图为当时汪精卫伪政权翻案。笔者在此要特别声明，本书绝非为合理化汪伪政权或日本人统治沦陷区而作，其实最原始而单纯的动机只是想重新找寻历史的一个面向，也就是当时沦陷区的百姓如何度过那些年。

《劫后“天堂”》巫仁恕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叶之慕

万宁的长篇小说《城堡之外》，以老干部郁黄、沐上川及女儿、外孙三代家庭的故事为主线，交织着四个家族的历史往事，组成了一个结构复杂的宏大叙事。在众多叙事中，郁黄、沐上川夫妇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感情生活写得格外出彩，令人心动。

解放战争后期，老干部郁黄随军南下，担任了枫城管工业的市领导。他的妻子沐上川也被一纸调令从北京调到了这座破旧而潮湿的南方城市，开始了她充满怨恨的半个多世纪的生活。

故事一开始，人物关系就充满了张力。郁黄是一个感情粗糙的老革命，沐上川则是富裕家庭出身的知识女性。他们的喜好、情趣和价值取向判若云泥。张力来自于这样的两个人得在一个屋檐下过日子。郁黄一上任，就一头扎进工业基地建设的领导工作中，吃住都在工程指挥部，把家和女儿全部丢给了沐上川。面对着陌生的城市、繁杂的工作和家务，沐上川茫然了：这就是她要的爱情和婚姻吗？

促使沐上川怨恨总爆发的事件终于来了。某天，一个名叫张凤妹的山东农妇领着一双儿女出现在郁家。她是郁黄留在老家的发妻。郁黄被电话从工地催回家中。面对着眼前两个无辜的女人，郁黄懵了。他对这事的处理方法很搞笑：在屋里无声地呆了十几秒钟，然后竟转身回工地去了。正像早几年的一部很有名的电视专题片里的一句经典台词：“剩下的一切，就留给时间了。”

然而时间没有创造奇迹，未经清创的伤口一直在淌血。沐上川从此开始了对丈夫的道德声讨：“你是个骗子，你骗了我一辈子！”

在这场跨世纪的声讨中，三个女儿长大成人，出嫁了。接着，第三代也长大了。再接着，第四代又出生了。老两口早已离休，日渐衰老，生命进入了倒计时。丈夫郁黄出现了阿尔茨海默症的早期症状，记忆正慢慢地从他的大脑里抽离。沐上川仍在对丈夫进行声讨，不过这时的声讨已不再具批判性，成了老两口之间的一种戏谑。某日，郁黄呆望着窗外的夕阳。沐上川问他：“你心里还惦记张凤妹不？”郁黄没有回答，“嘴角扯出几缕笑意，只是笑过之后，又望着远处的那抹夕阳。”这场景，让我们感受到了人世间的融融暖意。

沐上川86岁那年，郁黄91岁。他们躺在了医院，一个住A楼，一个住B楼。近在咫尺，远在天涯。没有女儿的轮椅接送，他们没法相逢，但这没有妨碍他们相濡以沫。女儿给住院的父母做好饭菜，先喂母亲吃。母亲不想吃。女儿威胁她，“不吃饭就不带她去见老头子。”母亲便不再磨蹭，开始大口吃起来。其实她知道，“老头子”已经完全失忆，不知道她是谁了，但这没关系，她需要的只是在那个人身边坐一坐。

沐上川知道自己去日无多了，便把女儿们喊拢，郑重地立下遗嘱：她和老头子百年之后，老头子的骨灰送回他武夷老家，“让他守着爹娘，与大娘张凤妹葬在一起。他们毕竟是原配，他也记挂了些许，让他们在阴间叙叙旧。我呢，骨灰也帮我送回老家，在我父母坟旁挖个小洞，葬在那。我哪儿也不去，就想陪爸爸妈吗，和他们说说话。”

至此，沐上川终于放下了一切。

岁月如水，至柔至刚，它磨光了河床里所有石头的棱角，也把女人间的酸意磨成了豁达，把夫妻间的别扭磨成了亲情。没谁能够抵抗岁月的力量。

记得万宁曾给我分享过一段视频：即将拆迁的上海合肥路上的一片乐器修理店前，店主在用一把自制的夏威夷吉他作最后的告别演奏。一位正襟正坐，沉醉在演奏中的老苍叔。一条沉寂在最后时光里老街道，街上行人寥落。一片油漆斑驳、玻璃蒙尘的旧铺面。乐曲声响起，是西班牙作曲家依拉蒂尔的《鸽子》。锥心怀里透着淡淡忧伤的旋律，在现场上空盘旋环绕，没人虚空。我被深深地感动。

我不知道这条街道的过往也无须知道它的过往，我不知道操琴店主经历过的欢乐与艰辛也无须知道他的欢乐与艰辛。我的感动来自于眼前，当下。我感动于无穷的岁月和沧桑的世事，感动于曾经的相聚与最后的分离。

万宁关于郁黄和沐上川感情生活的叙事和这段视频有着相同的调性。

万宁是位善于写亲情的作家，情深之处，她知道笔向何处用力。

《《城堡之外》万宁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